

粉红色 旅馆

THE Anna Stothard

[英] 安娜·斯托瑟德 著
钱佳楠 译

PINK

HOTEL



THE PINK HOTEL

Anna Stothard

粉红色 旅馆

[英] 安娜·斯托瑟德 著
钱佳楠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粉红色旅馆 / (英)斯托瑟德著; 钱佳楠译. 一成

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3

书名原文: The Pink Hotel

ISBN 978-7-5411-3676-4

I. ①粉… II. ①斯… ②钱…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40732 号

The Pink Hotel by Anna Stothard

Copyright © 2010 by Anna Stothar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lma Book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by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2-129

粉红色旅馆

The Pink Hotel

[英] 安娜·斯托瑟德 著 钱佳楠 译

特约策划 赖天成
特约编辑 赖天成
特约监制 孙淑慧
责任编辑 郭健
装帧设计 崔晓晋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160千
版 次 2013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676-4
定 价 36.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献给 莎莉

The Pink Hotel



Anna Stothard

1 <

她的卧室弥漫着香烟灰烬和变质香水的刺鼻气味。两个烟灰缸都盛满印有口红印的过滤嘴，看起来她好像刚出门去买另一包。五斗橱上垂下一根吊袜带，床边的地板上躺着一条蜷曲的貂皮围巾，像一具被撞死在路中央的动物尸体。正对床铺的镜子映照出我与这里格格不入的样子，和衣躺在她起皱的床单上。我的发型和体型很容易被误认作一个男孩，可我夸张的大眼睛却像哥特式的圣母玛利亚，就是博物馆纪念明信片上绘有的那种。我上身穿着一件汗渍未消的T恤，下身穿着海军蓝的田径裤。我的皮肤还能隐约闻出父亲开在伦敦的咖啡馆里的油腻食物和咖啡的味道，不过现在这味道还夹杂有飞机客舱的干燥空气和洛杉矶道路的滚滚烟雾。

房间里到处悬挂着相框，照片上的莉莉在盯着我看。一张照片里她身着皮夹克站在一辆摩托车旁边。另一张她则在比基

尼外面套上件白色T恤，盘腿坐在大太阳底下的树荫里，冲着镜头大笑。还有一张她除了在嘴唇上抹了些鲜红的唇膏以及头上戴了顶松松垮垮的太阳帽外一丝不挂。最后这张照片她的肤色犹如一个白化病病人，我的也是，只有她的两个眼圈和两个乳晕是深色的。照片里她的头发乌黑，而我却天生一头金发。

我从她的床上爬起来，到房门边的梳妆台上拿了瓶威士忌。房间里没有玻璃杯，所以我直接就着瓶口抿了一口，然后绕过她的床铺走进浴室。马桶边放了条带有褶边的内裤，我蹲着小便的时候尽量不让内裤碰到我裸露的脚趾。她的卧室位于洛杉矶威尼斯海滩的粉红色旅馆顶楼。今天早晨这儿办过一场葬礼，可我没能去火葬场观礼。我来到威尼斯海滩的时候，莉莉的守灵夜已经幻化为酒醉者的盛会，旅馆里超过两百个人又是跳舞，又是聊天，又是嗑药，又是喝酒。没人知道我是谁，我压低那顶脏兮兮的棒球帽以遮住眼睛，像孩子穿过鸡尾酒派对那样穿过酒店的长廊。满目皆是长长的指甲和濡湿的嘴巴；瞳孔扩张的眼睛，瘦骨嶙峋的肩膀和时不时闪耀着不可思议的白光的牙齿。我从盛满冰块的浴缸里拿出瓶啤酒，徘徊在酒店的上下五层楼，浑身不自在，边走边审视人群：一个没刮脸的大个子大口大口地灌自己喝伏特加，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女人

在房间中央合着双眼翩翩起舞。一个红头发的男人脚踩一双尖头蛇皮鞋，身上的白色衬衫半敞着。人群聚集在他的周围，而他从一个客人走向另一个客人的时候把生有雀斑的双手拧成了两个拳头。

“我真是没办法相信。”一个女人对红头发的男人说。

“我不断说服自己她只是迟到了。”红头发的男人回答着，紧握他布有雀斑的拳头。

“哦，亲爱的，”女人说，“她总是迟到，不是吗？她参加自己的葬礼当然也会迟到。”

“我们自己的婚礼她就迟到了。”红头发的男人接着说，“她说她找不到相称的内衣。”一抹微笑自说自话地从他紧锁的眉头里钻出来，而其他人却笑得戚戚然。红头发的男人说话时带有一种兔八哥似的浓重鼻音，我猜这是纽约口音。

“你俩真是天生一对。”有人对他说。

我还注视了一会儿这个汗流浹背的红头发男人，直到他转身离我而去，我再也听不清他和别人的谈话内容。我继续穿过这群狂欢的凭吊者，终于找到那扇通往旅馆顶楼房间的门，门上写着“私人包间”。透过钥匙孔我可以看见一辆自行车和一双滚轴溜冰鞋。我觉得这扇门应该上了锁，可给什么东西卡住

了，门裂开一条豁达的缝隙，足以窥见狭窄走廊上铺设的木质地板，散发出一股空气清新剂和久闭门窗的气味。我把身后的房门咔嗒带上，当楼下的喧哗声也随之减小时我感到难以形容的舒心。我头顶上的天花板挂着一只沾满灰尘的电灯泡，没有灯罩，我脚下的木质地板缝隙里嵌着沙粒。门厅的墙面刷的是鲑鱼煮熟后的粉色，比靠海滨的酒店所用的拉毛粉饰外墙还要淡得多。从房门直到我左手边的厨房，房间里只有一张蓝色福米加塑料贴面¹的餐桌和两把加坐垫的木椅。餐桌上尽是脏兮兮的玻璃杯和燃烧殆尽却烟味未消的蜡烛，用过没洗的餐盘堆满了整个盥洗池。走廊左右两边的门都敞开着，分别通往内设平板电视的客厅、卫生间和一间狭小的书房，书房里的书桌被纸张包裹起来。唯有走廊尽头的那扇门紧闭着。

如果那些你从不曾知晓的东西能够唤起你的恋旧情怀，那于我而言则是恋旧和好奇同时驱使着我卧躺在她的床单上，并且还在她的浴缸里泡澡。浴缸残存着一道泡沫渣滓将不少寸长的腋毛冲往一侧，应该是她或她的丈夫上一次洗澡时留下的。派对声还在楼下回荡，我锁上浴室的门，脱下我的衣服。

1 Formica，一种做桌面的抗热塑料模板商标名称。

她一定在这里重复这个动作一百万次了，可她大概要比我优雅得多。她绝不会因为脚踩到运动裤的松紧带而险些被绊倒，她身上也没有形状各异的刀口或抓伤会在泡入热水的刹那痛得像火烧。她伤口的结痂不会像我的那样在热水里先磨损后溶解。她的皮肤应当完美无瑕。我舀一勺浴缸的水灌入我的嘴，然后等待着水从我的口中溢出慢慢滑落至我的下唇。我深陷在浴缸里，俯下身子贴近自己的膝盖，只留我的鼻子微微略过水面，此刻我只能闻到水蒸气的味道。浴缸上方的窗台上有一只飞蛾在打量我，它的翅膀蒸腾着热气。窗外是明亮的蓝天和几棵棕榈树。我向这只偷窥我的飞蛾弹去几许水花，它在水汽中似乎消失了，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扑向镜子上端的电灯泡。

我在想父亲此时此刻在做些什么，我幻想着他正伏在我们那张油腻腻的厨房餐桌上啃他的手指甲，而他的妻子达芙妮会在房间里神经质地踱来踱去。达芙妮想必会尽量不为信用卡被盗一事而大喊大叫，但她的分贝会时不时飙升到不像人声可以企及的高度，最终她的嗓子会被自己的这种冲动彻底毁掉。她骨节毕露的手指一定反复揉搓着她灰褐色的头发，同时她的鞋子会踩得我们厨房的塑料地砖嘎吱作响。父亲则沉默着，看上去陷入了沉思，装作他正谛听着达芙妮翻来覆去地发泄她的怒

火，她每回说出来的话都差不多，直到她的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只不过这样的情景恐怕在几个小时之前就上演过了。现在莉莉的卧室是午夜时分，那么在我家里应该已经是明天了。经过一个晚上的折腾，晨间的寂静将重新笼罩在他们身上，他们会穿上衣服、冲泡速溶咖啡，然后开启咖啡馆的门锁。达芙妮的嘴唇还是会撅得老高，因为她不喜欢在星期六工作，父亲会把东西重重地砸在金属质地的桌面上。父亲和楼下那个红头发男人没有一点儿相似。红头发男人会在酒店大厅里悄悄穿梭，像蛇一般灵活，谁叫他脚蹬一双蛇皮皮鞋呢。我父亲如非必要都懒得动一下身子。红头发男人有着瘦削的脸庞和几根笑纹。父亲粉色的脸颊肉嘟嘟的，他常常眉头紧锁，因而皱纹很深。

我将头脑中父亲的画面一扫而空，比刚才更深地陷入浴缸之中。当卧室外的走廊传来一下嘎吱声时我正打算点燃一根原本属于莉莉的香烟，她把香烟收在浴缸边的一只镶着宝石的盒子里，一并收在里面的还有剃刀和浴盐。嘎吱声越来越近，浴室里的水蒸气模糊了我的视线，在嘎吱声闯进莉莉的卧室前我只能够勉强爬出浴缸，打开马桶上端的窗户。水蒸气消散了。我差点滑倒在白色瓷砖上，我拽过自己的田径裤盖过我湿漉漉的大腿，先屏住呼吸，然后慢慢蹲下身凑近浴室门的钥匙孔。

我眯起眼睛透过钥匙孔窥探着外面的情形。

一个异常高大的男人坐在莉莉的床铺尾端，在钥匙孔前双手抱头猛撞着什么。我早先见过他，就是那个在楼下大厅角落喝伏特加的人，我当时还觉得他看上去像从某个有关巨人或食人魔的童话里走出来的。他三十五六岁，穿一件条纹衬衫，罩了件破破烂烂的黑色短上衣，下身穿了条做工精细的蓝色裤子，裤腿被剪出形如逗号和句号的破洞，隐约露出大腿。他的黑头发仅仅比他脸上的胡子楂长了一点儿，脑袋上还架了一副傻乎乎的金丝边眼镜。他的裤子大概价格不菲，可惜裤脚磨破了，这让他看起来不伦不类，好像一半衣服是从设计师丢弃的旧衣服那儿捡来的，而另一半却是喝醉的时候从易趣网上购买的。他静静地坐在莉莉的床上，肩膀耷拉着。

过了一会儿，大个子环顾莉莉的房间，从床头柜上拿起一张照片，是莉莉盘腿坐在大树底下冲着镜头笑的那张。大个子用他那双大手笨拙地乱抓照片，他想把它从相框里剥离出来。他擦伤了拇指，像个孩子一样把指尖塞进嘴里。我很高兴他在偷这张莉莉穿着白色大号T恤咧着嘴笑的照片，而不是旁边那张一丝不挂的。他终于把照片悄悄地从相框玻璃后面取出，又悄悄地塞进口袋。这时莉莉卧室外的走廊上又传来一阵响声，

大个子有一刹那吓得直想跳进浴室里。他绿色的眼睛朝我所在的方向眨了眨，他双手按在膝盖上似乎要帮助自己喝醉了的身体站起来。我再次屏住呼吸，等待我被发现的那刻——袒胸露乳、浑身湿透地出现在一个已故女人的浴室里。不过大个子的身体因为酒精作用而变得迟缓，还没等他从床上站起来，莉莉的卧室门已经被推开了。

“这他妈怎么回事？”兔八哥的声音含糊地响起，是那个红头发男人。从钥匙孔里我看不到他，但可以听见他沉重的呼吸声。

“真对不起。”大个子男人说，他从床铺上站起来，走向红头发男人，同时走出了钥匙孔可以窥见的区域。我听见一串曳步声，接着是肢体接触的低沉声音。红头发的男人骂骂咧咧，大个子也发出一阵吼声，既可以是被打后的痛苦呻吟也可以是挥拳头时的激情呐喊。我根本看不到卧室里发生了什么，可大个子不久跌跌撞撞地后退几步还差点跌倒了。又是肢体接触的声音，接下来轮到红头发男人瘫倒在莉莉的床上。一切都重归寂寥，只有飞蛾来来回回叮着浴室的天花板。红头发男人没有爬起来，不过他睁开了他布满血丝的双眼，无声地注视着大个子。

“给我滚出去！”红头发男人含糊地说。他把脸颊转向莉莉放枕头的这一侧。

“真的很抱歉。”大个子说。

“那他妈的快点滚出我的房间！这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你可以就他妈的滚了。”

“真的很抱歉，”大个子男人重复着，“真的很抱歉。”

2 <

红头发男人躺在床上，失去知觉。我给他盖上毛毯时他轻轻地颤动了一下，但没有就此睁开眼睛或开口说话。他的鼻毛上沾染着白色粉末，像一颗颗斑点，而他的皮肤像刚上好油漆那样黏糊糊的。他早晨起来一定穿着整饬，两只蛇皮皮鞋全都系着漂亮的蝴蝶结，他还特意选择了一双与他的绒面革皮带同一种颜色的短袜。不过现在裤子上沾着他的呕吐物，他闻起来简直和一桶啤酒没什么两样。

我小心翼翼地捡起莉莉卧室地板上的珠光片连衣裙。我把裙子贴在自己身体上比画，可这看起来傻劲十足。我快要满十八周岁了，身材却仍然没有发育到适合穿裙子。裙子和我毫不搭调。我把它扔回到地上，随手拿起一顶男士的圆顶高帽戴在头上。地板有一大堆杂乱的丝绸、皮革、开司米和棉布，另外还有几件皱巴巴的男士衬衫被丢在水滩里，还有